

小金瓶
別記

25
小

上海拿破崙

中

華

書

局

印

別記

記



小拿破崙別記

第一章

加拿大之東有村。村名蓬溪。背山面水。饒有佳趣。村中十字道上。左爲律師賈隆之宅。右則巨賈馬達林家。前有藥肆。後則魯意旅館。凡道出蓬溪中者。皆止旅館中。律師宅前懸以銅牌。大書曰。律師某若某。葡萄之藤。蔓延垂遍。藥肆粉刷一新。自玻璃窗中窺之。藥水之瓶五色爛然可觀也。巨賈牆上。無慮皆招帖告白之類。以眩過者耳目。務以中其所好。旅館則曲廊廻欄。軒庭巨厦。陳設之物。亦復富麗。村人每以自誇。謂舍蓬溪而外。窮村僻鄉。那得有此。凡每星期六日。中村衆恆就市爲貿易。至星期日。則往禮拜堂中聽道。堂据小丘之上。長老法勃爾者。亦家於此。蓋蓬溪之形勝。盡此中矣。村南爲大山。北爲圭拜克城。有

長河繞其間。東爲大海。西爲五湖。過湖則英國所轄地。自法軍大敗後。割地償英。斯村亦居其列。然村人皆法產。不喜爲英屬也。

數十年前夏間。一道殘陽。方掩映暮靄之中。而蓬溪村之名。乃自此而特盛。有少年者。斜憑旅館欄上。年約在二十七八間。而氣度沉深。貌經風霜。似雅富閱歷。乃如四十許人。目光藹然。令人可親。第英氣微露。又非婦人之仁可比。身材長短適中。兩手偉大。似有所成就者。而神志索然。則亦不類。外蒙長帔。半臂之上。扣以鮮花。草帽以白紗爲之緣。與村人裝束迥異。綜言之。於此村野之中。看此少年。突兀甚矣。少年以銅元積皿中。一手執巨杓。自皿取錢。以投道上。呼小兒爭拾之。見兒輩擁擠攫奪。始爲破顏。最後一兒。貌尤白皙。年纔四五。自諸兒中徐前。少年抱兒起。出銀錢一握。與之。始釋之去。旅館居停。與村長李微爾巴逢等。皆立廊下觀之。巴逢者侏儒也。好蹠足踞窗間。故見之尤切。及血中錢。

盡。少年亦倦。乃以杓返居停。出素巾自拭其手。莞爾而笑。諸兒見狀。乃大呼曰。
敬謝先生。少年色動。揚手以謝諸兒。又命館中以名酒四罇。巨觥十數。出少年。
酌酒以奉居停。復以一觥自勞。目顧巴逢。巴逢斜睨少年。既知旨。乃出酒傾杯。
中就廊外環觀。諸衆一一勞之。口中咿呀爲歌。以勸諸人。蓋其人旣侏。天乃報。
以清脆之音。用以相償。旣至律師賈隆之前。侏儒歌曰。

京都豪華子。衣服何翩翩。長笑一聲來入座。但傾美酒莫論錢。

律師固不能飲。然重違其意。婉辭謝之。侏儒復至長老前。曰。幸賴上帝垂憐。長
老賜訓。村中老幼。乃始得有今日。今天氣佳。長老宜爲嘉客。進一卮也。長老顧
少年而笑。意似駭然。馬達林則不待請。奪杯問曰。巴逢此飲當爲誰壽。巴逢笑
曰。先生毋以詰我。先生所壽者。非皇子。則妄人耳。乃更進。至藥師前。力掣其衣。
命之垂首。附耳謂曰。今日暢飲。則村衆必病腹洩。藥肆之門。來者不絕踵矣。勞

衆既畢。復返至少年前。顧李微爾曰。村人但得酒食。卽易相親。縱村長力阻之。亦勿易也。乃頷首爲歌曰。

吾所思兮何往。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吾所思兮何往。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天威赫兮震四方。惟吾帝國之雄軍也。天威赫兮震四方。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歌聲將畢。村衆自李微爾馬達林等以外。皆大聲和之。以拿破崙雖死已數十年。而其遺烈猶在衆人心目中也。少年以手拊巴逢。侏儒駭顧。少年曰。歌之。巴逢不應。少年復以爲請。衆亦亟欲巴逢之歌。巴逢又得少將耳語。而目顧衆人似恐。時機未熟。不欲再以嘗試。馬達林固爽直。乃抱侏儒立欄干上。巴逢俯視衆人。復作歌曰。

父命我兮。捨身惟吾神武之大君也。母命我兮。捨身惟吾神武之大君也。附

鳳翼兮攀龍鱗。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附鳳翼兮攀龍鱗。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誓余心兮耿耿。惟吾神武之大君也。跨白馬兮馳且騁。惟吾帝國之雄軍也。揮寶刀兮耀清影。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勒吾馬兮何依。惟吾神武之大君也。敵國擢兮征人歸。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長富貴兮不相違。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

歌聲鏗鏘。響遏行雲。衆至帝國雄軍拿皇殊勳二句。皆大動狂聲和之。歌止。餘音猶振蕩不已。少年時顧巴逢時顧衆人似欲度其熱度至何如者。既而復顧長老律師及馬達林等。見長老愕然律師色動。而馬達林則微哂。知皆不以歌。

詞爲非無意見仇也。

先是一日夜中少年乘車至蓬溪村所挾行具甚夥及入魯意館後卽以重金與輿者令以夜間卽去入館登樓租臥室三擁衾高臥傳語居停曰長途勞頓勿見擾也居停以客來自深夜頗滋疑懼然以其人旣溫雅又富於資則亦何事窮詰故遂置之勿問少年臥後至晚始起乃以錢施小兒兒輩旣集村中觀者亦擁至及巴逢歌後少年堅握其手附耳謝之旣畢挺身而出殘陽適自人家簷隙斜射少年面上少年作氣謂諸人曰孺子聽之今日盡歡則異日卽良友也吾名惟蒙自遠道至與汝輩共晨夕至居此之久暫初未可知言旣以手抵脣狀若深思復曰汝輩皆法國人吾亦然汝輩勉力自存吾亦然汝輩志望遠大吾亦正然以知目前而不計將來者非成人之行也惟吾亦有所圖故與汝輩乃正相得孺子聽之吾與汝兄弟行也推心置腹夫復何疑且種瓜而

得瓜種豆而得豆汝既不忘先帝則拿破崙之特章所謂堇菜之花者必遍於
大地矣孺子以堇菜之花見贈卽吾亦必按值酬之且深愛其人況人生義務
首在事親次卽當知報國當知報法蘭西吾回首而東顧見水天相接之際青
絲一髮者其吾祖國之所在耶吾人但得冒險犯艱百折不磨則法蘭西之雄
風庶幾復振而世界上更有自由之一日卽拿破崙之親支亦得奔世葆其光
榮乃以一手東指眉宇俱動村長等皆肅然婦人則嚶嚶啜泣不能仰視以爲
如少年者始可謂眞義士男子則多駭顧然爲潮流所激亦皆隨之而動重以
先得少年酒漿心亦勿忤遂鼓掌以酬少年長老聽畢手招賈隆同去色殊沉
默頻頻搖其白頭以心已爲少年所動則以老眼頻注其人特又不欲顯然露
之律師賈隆偕長老行數武至門首遂與長老道別尙曰如斯人者昂然獨出
乃如鶴立雞羣中也長老寂然徐曰觀異日何如耳馬達林則與藥師同倚門

首見觀衆已散去。巴逢及少年亦入館中。馬達林以手啓門反覆語曰。巴逢巴逢此皇子抑妄人耶。藥師乃以他語亂之。談次偶舉首顧魯意館見少年方與巴逢就燈光下作長談。道中黑暗如墨。有於暗中大歌者曰。攀鳳翼兮附龍鱗。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少年聞此啟窗下觀。自白光一線中見之。似是揮帽以謝歌者之盛意也。

第二章

少年至蓬溪時。自稱曰惟蒙。入村後第三日。惟蒙腰纏重資。遨遊村中。悉以之與小兒及居民之貧者。雖然吾書過也。卽此中人家又安得謂之貧。縱其人所享者居恆不過麵包一片。酸酪半甌。至星期日大酺。始增以糖果數事。豚肉一方。然皆略能自給。初固非貧。至家庭中則無間桑樞蓬戶。高堂華構。要皆融融洩洩。飲其天和。壁土或以石灰塗之。或以青赤之磚相間爲采。亦古雅有奇趣。

冬間則就窗障以厚幙。使寒風不得破隙而入。復取林中老樹枯枝。卽爐中燃之一室。俱溫。家人抱膝斗室。絮論家常之事。一待春風漸動。則皆荷鋤負耒。力破土塊。以備下種。種後百苗怒茁。麥浪遍野。夏節一過。壠上綠者。又漸轉作黃色。衆乃手把鐮刀。就根上割之。默禱上蒼降福。以大熟在望也。其年少有力者。則又不屑農事。頭戴笠冠。耳懸銀環。身衣紅色之衣。就森林中伐巨木。編之爲筏。乘急流中下之。望之乃如畫圖中人。蓋蓬溪之居民。皆葛天無懷之民也。斯時適當夏期。山中胡麻。入目青翠。田間麥已就熟。一望金碧之色。眩人眼簾。似是造物不吝。以其繁華之象。悉以詔之世人。惟蒙惑此。其漸形活潑。亦固宜然。至於愛撫小兒。敬禮婦人。則皆出自本懷。初非僞飾。遠見戴家老嫗。偃蹇荷巨筐。行卽立爲嫗資之。直造嫗家。嫗自破囊中出鼻烟。謝少年。少年亦以鼻烟報之。翌日。惟蒙他出。見村女愛黎。手握巨斧。奮力以斷大木。而矯喘吁吁。似不能。

勝。少年卽爲斷之。旣就復就女家門首斷枝亂石爲之理楚。女曰。惟蒙先生兒家距水步遙。故取水頗困。乃不暇爲此。惟蒙聞此。卽向女索水桶爲負水至手。握愛黎兩腕。吻其雙輔。曰。孺子珍重。吾卽去矣。蓋其天真爛漫。行事彌類小兒。過後亦不記憶。初非有涎女郎之色。乃故爲殷勤也。惟蒙行時。不知陰爲他人所瞞。信口歌曰。吾所思者其來耶。毋使人不見而徒哀也。已而復曰。美女妖且媚。置之金玉間。歌辭斷續。前後殊不相合。值巴逢尾其後。目送少年已去。乃以手支頤。屈一足蹲愛黎門次。駭顧女郎。又若甚異少年歌音之淒婉者。愛黎微赧。已而曰。何事愕然相視。來爲吾負葡萄之脯入園中耳。巴逢笑曰。汝聲調如黃鸝。百囀動人。肯與侏儒一吻耶。愛黎拂然曰。不意適遇君子。復值賤豎。巴逢曰。然則過此者必君子矣。女曰。使過者爲君子。則賤豎卽汝耳。巴逢大笑。一手揮帽。一手自摩其首。曰。巴逢巴逢。若眞賤豎。使麥爾盤尙在一足蹴汝十丈。

外矣。麥爾盤者，愛黎之父也。曾失足墮漩流中，幸巴逢拯之，起得不死。故村人雖勿喜侏儒，而麥爾盤獨與之善。及麥爾盤且死，亦惟巴逢踞其榻前，爲之長歌以送其返於眞宅。而教中人爲之禱天者，麥殊不欲，蓋友誼至死而彌篤也。愛黎目若點漆，髮似懸螺，貌慧而心柔。聞侏儒言，色立變，回身以手環巴逢之首，吻之曰：「巴逢儂輕率易忿，乃如蓄怒之貓。」甚自恨也。巴逢復笑，伸其猿臂以拒愛黎，搖首曰：「若直小狸奴耳，焉得云貓？」小狸奴者，伸爪攫擎，事益令人可愛。且寧恨巴逢母恨愛黎，以巴逢者貌陋，卽恨之不爲過。愛黎傳，傳如天上人恨之，不獲罪於天耶？愛黎赧甚，倚身爐傍，以爐火方熾，望之似受炙而紺，用以掩其羞態。徐曰：「過者誰耶？」巴逢曰：「汝謂其爲米客杜克、樂鐵匠拉周士、石工加樂德之流耶？」愛黎曰：「否。此安得然？」侏儒謂曰：「然則試與長老村長及賈隆馬達林等較之如何？」女搖首曰：「此亦略異。」巴逢曰：「其不同者何在？」女曰：「儂以爲其活」

潑過之也。巴逢復曰：既與衆皆迥別，則與前日過此之總督及將軍等何若？愛黎微聲應曰：然亦有別。其平易近人與常人同，而風姿英俊，則過諸人。言亦溫雅可親。也曾憶魯意館中有人，與之正復相類。巴逢見其良久不語，笑詰之曰：誰也？愛黎曰：儂得之矣。兩年前有一美國婦人過此，與少年正相近。巴逢意似許之，狂笑曰：女郎妄謂少年與紐約來之嘉利夫人近耶？抑何不倫至此！女曰：儂常見夫人獨步林中，聽好鳥格磔流水潺湲之聲，翛然神往，垂首歎息久之，不能自己。因以柔荑之手覆其目上，言次，愛黎自顧其手，手以田家作苦色，微楮矣。復曰：夫人衣輕縠，遠觀之，但如一朵穠花。時流淚自語曰：但冀一日得成大業，否則長日拋却，又何爲者？嘉利嘉利知儂言耶？巴逢領首曰：嘉利者，夫人之夫也。操銀行業，恆足致富。然大業二字，當作何解？愛黎曰：儂但聞夫人言之，如此，又安能識其意？似惟蒙先生有時亦如此也。巴逢徐曰：惟蒙者，偉人也。愛

黎曰。如是則汝深知之矣。惟蒙果爲誰。且何如人也。其來自何處。居此何久。巴逢巴逢。幸悉以之告儂。巴逢曰。前者吾於魯意館前爲歌。汝亦識其指乎。愛黎急曰。儂固識之。歌詞激越。令人神動。且巴逢胡勿恆歌。以巴逢歌聲美。歌之則世人愛汝者衆矣。巴逢笑曰。世人卽能愛吾。吾亦勿愛世人。行且吞聲沒世。入鬼國中爲鬼王作歌矣。女止之曰。勿爲此言。以傷儂心。歌與惟蒙先生何及者。巴逢曰。思之。終自知之。旣而復曰。嘉利夫人聞以今日入村。嘉學別墅一啟。則盈門之客。乃不勝計。愛黎曰。吾村中風景佳。遊者自衆。然汝歌究與惟蒙何涉。巴逢足躡爐角。吻愛黎曰。孺子吾行矣。汝自思之可也。孺子二字。惟蒙恆用以目村人。巴逢言此。亦正以資一笑。遂盤散去。口中尙作歌曰。敵國擢兮征人歸。惟吾帝國之雄軍也。長富貴兮不相違。惟吾拿破崙之殊勳也。愛黎見侏儒旣去。乃獨坐操家事。但覺拿破崙三字。時時攻其心坎。以手支頤。念侏儒者。

果何意。後以不耐深思。乃徐起。頽然倚立門首。見斜陽一抹。照耀面上。園中小花。皆欣欣有喜色。久之。聞其母自田中招之。始歎息去。口中仍反覆巴逢之語。曰。惟蒙者偉人也。夜中就寢。輾轉牀上。終不成寐。及雞鳴後。始得熟睡。夢中躍起呼曰。小拿破崙。小拿破崙。蓋女所思。惟有一惟蒙。思之既深。乃得此語。女既醒。憶二語。乃大笑。復埋首枕衾間。低聲祝天。請更入此夢也。

第三章

惟蒙入村。纔六七日。聲名已溢村中。卽村南至達耳山。亦無不知之者。其慷慨活潑。有時深思極慮。皆其本色。惟時作詼諧語。則村人之所好。迨入境問俗之所得也。至以爲人論之。則暢論古今。展轉無窮。非常人所易幾而舉止。僭俗時近村鄙。亦復勿似貴族。要之如惟蒙者。一言盡之。蓋奇詭之人也。或謂斯人行徑。大類丑角。然丑角之流。恆以滑稽取憎。村人之愛惟蒙。日甚一日。寧有憎之。

者。卽是中之清流。如長老律士藥師及馬達林等。皆與惟蒙相善。見有毀少年者。皆斥之爲非禮。以爲大遠人情。獨村長李微爾。不以爲然。李微爾故與長老諸人爲友。每至星期五日晚間。衆皆集長老家中爲會。是日衆自室中望見惟蒙下山。取道向魯意館。首微垂似沈思方熟。悠然有得。而村長視之。則謂其唇角。微動。心有不滿。似以爲蓬溪村小。卽得村人歡心。而壞地逼陋。不足供迴旋也。惟蒙行時。殊未見室中人。至長老門首。脫帽微憇。長老自窗間招之。少年遂入。與長老及律士藥師馬達林等。一一握手道歡。最後始與村長鞠躬。獨不伸手授之。以李微爾出自貴介。故不與抗禮也。長老目座次一席。肅少年入坐。曰先生來。乃適當其時。吾友賈隆方。謂法國自由之精神爲世界之先進也。惟蒙急以目顧座上。察其顏色。始以請之律士。願得其詳。律士面益蒼白。雙頰立頰。徐以十指相搓。久之低聲語曰。僕謂法蘭西者爲世界之先河。世界盛稱之事。